



兰正辉书画作品展

展览时间：2006年10月30日—11月7日中午12:00 展出地点：中国美术馆六号展厅／学术主持：刘骁纯
兰正辉，1987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。现旅居加拿大多伦多，职业艺术家。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表现性抽象水墨的探索。近年来形成了以“体量水墨”为代表的个人风格。受到东西方专家的肯定。

鸣谢：加拿大安省艺术委员会

“体量”一言物质——巨笔巨纸大墨缸大画幅。

“体量”二言精神——力、势、气、神的体量。

Galaxy 群英会·孙振华专栏 The Column of Sun Zhenhua

The Principle of Art Criticism: the Better the Loss, the Lesser the Gain

艺术批评的“优败劣胜”定律

“优败劣胜”是批评界一种可悲的现象：好批评打不赢坏批评；健康的、讲道理的、讲学术规范的优质批评总是敌不过各种“乱来”的劣质批评。这种现象如果拿一句形象的广东俗语来形容，就是：“好汉怕赖汉，赖汉怕莽汉，莽汉怕死汉。”

艺术批评的“优败劣胜”其实由来已久，只是大家心照不宣，没有挑明。中国艺术批评界的痼疾很多，其中这条“优败劣胜”定律在里面肯定起了很大作用。

“好汉”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常的艺术批评）由于要讲阵法、讲规矩；当它碰到“赖汉”的时候比较吃亏。讲规矩是一种高成本的行为，要做功课，要经过长时间的学术训练，还要养成说话时良好的“卫生习惯”。所以在艺术批评当中，一个好汉跟一个脏兮兮的“赖汉”纠缠上了，那是绝对占不了上风的。

“赖汉”成本低，只要胆子大、“浑不吝”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“赖汉批评”的文字特点是胡搅蛮缠，偷梁换柱，就像旧社会的“讼棍”，他咬住了你一点，就一个劲咬下去，死不松口，其他任何有利于对方的道理他完全可以不顾，也故意不顾。

“莽汉”比“赖汉”更简捷，连歪理都不想讲，直截了当地提着一根“一贯正确”的水火棍，以天然正统的捍卫者自居，对于批评对象没什么好说的，劈头盖脸地拿着棍子往要害处抡过去就是了。

“死汉”是艺术批评的终结者。“死汉”如同过去天津卫的“混混”，不怕死，你要想和他过招，讲道理，休想！他敢立马就抱着你跳油锅。一般而言，谁都不敢和“死汉”论理。回过头来，你就是再“赖”、再“莽”，你也不敢在“死汉”面前哼哼。

“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”。如果说“好汉批评”、“赖汉批评”、“莽汉批评”都还是一种“批判的武器”，而“死汉”则是对批评进行“武器的批判”，专灭“批判的武器”。所以，中国艺术批评的生态链是这样的：“死汉吃莽汉，莽汉吃赖汉，赖汉吃好汉”，一物降

一物，一点都不含糊。

从批评界的现状看，“死汉”不多，“莽汉”不少。对他们，大家躲得远远的，谁会没事找事去招他、惹他？就是偶尔不幸被“莽汉”的棍子抡上了，除了赶紧躲在一边揉揉，还能怎么样？

比较活跃的是“赖汉”。目前对中国艺术批评影响较大的应该是这种“赖汉批评”。

“赖汉”内心深处潜藏着强烈的“王小丫情结”——他们一心想当王小丫。

为什么？因为王小丫手里总是握有各种标准答案，她总是向参与“开心辞典”的人宣布：“对不起，你答错了”；或者“回答正确”。“赖汉批评”并不喜欢讲道理，他们只是喜欢当裁判，总是急于做出结论。例如：“xxx的说法由N个方面的错误组成的”；“xxx的几个评价都是错的。”恍惚之间，真的把自己当成王小丫了。

但是“赖汉批评”不专业，起码是工作态度不认真。他会混淆很多东西，或者他是故意不把对象的原意弄清楚的，就是要气你，气死你！

“赖汉批评”满口“痞话”。我们知道，在娱乐文化盛行的时代，讲痞话，具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和颠覆力。不管有没有道理，说两句俏皮的“痞话”，听的人准会发笑，好了，你们只要一笑，他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赢了。

“赖汉批评”还有一个常用的方法是“请君入瓮”。就是在批评之前，早就把被批评对象的位置给定好了，坑也挖了，陷阱也铺设完毕，然后，请进来吧！对被批评的人来讲，不容分说，只要他缠上了你，那犹如“黄泥巴掉进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。”他们写批评文章时总是有一个特点，常常从若干文章中挑出只言片语，然后强加给别人一个莫须有的逻辑与一顶大帽子。

中国艺术批评界普遍存在着一个“自说自话”的现象。就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，永远按照自己的思路走，有的时候为了批评的方便，自己树立一个莫须有的“假想敌”，硬生生地栽在别人头上，然后痛批一番，也不管事

实是不是这样的。

例如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谴责：“有些人就是要鼓吹‘全盘西化’，全面地否定传统文化”，然后批得热火朝天。冷静一想，谁说了这样的话？在什么地方说的？没有！这些年来没人说过！这是一个假想敌。爱树假想敌，爱批假想敌，这是中国批评界的顽症。

“赖汉批评”特别擅长此道。他们比较喜欢唯一性的方向，他喜欢简单地在艺术领域使用对、错的概念；他喜欢非此即彼的思维……。由于这样，他们常常是在“自说自话”，为了让自己正确，不断地树立假想敌，制造“冤假错案”。反正对他们来讲，有了快感他就喊，不管喊对喊错。至于这对别人是不是客观、公平，他是不管不顾的。

正因为这样，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，“赖汉”骂人，随心所欲，想骂谁就骂谁。挨了“赖汉”的骂一般是无人回应的。这里头除了不屑和轻蔑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健康的“好汉批评”和自说自话的“赖汉批评”相互不接轨，尿不到一个壶里。

老是这样不理好像也不是办法。大家都这样，是对“赖汉批评”的间接鼓励和怂恿。时间长了，搞得“赖汉”同志们很“泡”（读第一声）。大家越不理，他们越来劲，动不动就“发飚”。长此以往，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。他们误以为自己真牛，真王小丫，越来越不能正确地判断形势，也不能正确地判断自己。

“赖汉”敢骂人，骂了还白骂，这种感觉真爽啊！何况，总是会有些看热闹的在旁边起哄，喝彩，久而久之，“赖汉”开始“得瑟”，（东北土话）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！

要是大家都不愿意惹事，就是被骂了，也息事宁人。这将客观上使得“优败劣胜”定律成为艺术批评界的潜规则，也使艺术批评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，从此以往，艺术批评好得了吗？